

地铁,你试乘了吗?这几天,成了南通街头人们见面的口头语。面向未来,鸟语花香。南通,开往春天的地铁。



## 地铁试乘记

□海德

站下车,只花了乘公交车的一半时间不到,真快!

我们继续地铁全体验。又过了几个站点,上来一群人,其中有位老太太。我认识她,姓沈,98岁,也住在临江家园。她生了8个子女,如今祖孙四代,子女都很孝顺。她耳聪目明,精气神特好,在地铁里,开心得满脸皱纹笑成了秋阳下盛开的菊花,她应该是这次地铁试乘中最年长的乘客了。回到社区,沈老太太逢人就说,现在住的是高楼房,今天又坐了地铁,以前连做梦都想不到的日子,真是芝麻开花——节节高啊!

从平潮镇到开发区振兴路,全程39.1公里,28个站点,行驶68分钟,每天共有20多辆机车参加试运行,南通成为江苏省第6座拥有地铁的城市。

地铁,你试乘了吗?——这几天,成了南通街头人们见面的口头语。

“我坐过了,真的不丑。”回答的人满满的自豪;“还没有呢,再等机会。”语气里是深深的遗憾。朋友,别急,没有多久,南通地铁正式营运,保证让大家乘个够!

面向未来,鸟语花香。

——南通,开往春天的地铁。



## 寻常巷陌

### 江南菱之味

□展颜

周末,去嘉兴小旅行,当天往返。没有做攻略,只是去南湖边走走,顺便吃吃当地的特色菜。我称之为精神吸氧,换一个场景,呼吸下他城的空气,让情绪流动起来。

此季的嘉兴餐馆,家家都做同一道菜——葱炒南湖菱。南湖菱是嘉兴特产,把鲜嫩雪白的菱肉剥出来,拿葱花爆炒一下,就成了一盘清新可口的“荷塘小炒”。

菱,通常叫作菱角。顾名思义,菱是有角的。然而南湖菱却是例外,它长得碧绿圆润,两头无角,肉嫩汁多,炒来吃爽口酥脆,所以嘉兴餐馆个个都拿它做招牌菜。落座一家古色古香餐馆的雕花木窗下,临河吃一盆葱炒南湖菱,江南秋之味就铺天盖地弥漫开来。

江南地区,有首流传很广的民歌《采菱菱》。这首爱情谣里唱的是红菱。和无角南湖菱不同,红菱是有角的,且有四个角。一个秋天,我去昆山锦溪古镇旅游,沈从文曾形容锦溪宛如睡梦中的少女。择了清晨八点前往,一窥究竟。彼时,古镇已经苏醒,在巷口遇到一个卖四角红菱的阿婆。她把红菱浸泡在水盆中,红艳艳的,仿佛少女酡红的脸颊,新鲜诱人。阿婆讲,这种水红菱又叫“苏州红”,剥开果肉,和毛豆一起炒,秋天就被你吃进肚里去了。中午的时候,我在锦溪一家农家乐点了盘“红菱炒毛豆”。吃着“秋天”时就在想,锦溪阿婆好像一位诗人呢。

亦想起多年前的一个秋日,和姐姐一起去看望如东郊区的一位朋友,朋友带着我们坐上他家的小木船,划进菱叶田畴的小河中。船摇,水荡,一池碧水闪着翡翠般的光彩。我们划着船,边唱起了采菱歌,把手伸进水里,一俟采到了菱角便像中了奖似的,万般兴奋,笑声和歌声荡漾在如水的秋光里。因为采摘的时间有些晚了,菱角的肉质已经偏老,老菱肉硬,一般不会剥开炒着吃,而是直接连壳带角地煮,煮熟了菱角的外壳颜色由青色变成褐色,牙口好的一咬咬成两半,老菱肉有嚼头,粉酥略带甜味。牙口不好的则拿刀剁成两半,吃起来就不费牙,如糖炒栗子一样。

《红楼梦》金陵十二钗副册里有一位香菱姑娘,每每吃菱角总会想到她。香菱生于江南姑苏,不幸四岁被拐,从此命运改变,成了薛蟠的一个小妾。薛蟠新娶的妻子夏金桂看她不顺眼,故意找碴说菱角不香,说香菱这个名字“不通之极”,非要她改名叫秋菱。香菱反驳道:“不独菱角花,就连荷叶、莲蓬,都是一股清香的。但它那原不是花香可比,若静日静夜或清早半夜细领略了去,那一股清香比起花儿都好闻呢,就连菱角、鸡头、芡叶、芦根得了风露,那一股清香,就令人心神爽快的。”——的确,菱叶根植污泥之中而不染半点污秽,菱的味道是需要静净品的,正如世上一切好东西都需要慢慢品,它们的香,不像桂花那股浓郁,而是淡淡的暗香,浮动在清激甘冽的水色秋月里。

夫,一站一站闪烁而过,我的思绪却风起云涌——我从小喜欢看书,《封神演义》中会遁土术的土行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,他的厉害之处,就是他的脚一挨地即可逃生,且其遁术能一日千里,可谓神通广大。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地下轨道的工人就是“当代土行孙”,在防疫抗疫的特殊日子里,他们奋战在一线,让南通地下轨道工程如期竣工,我们应该为他们点赞!

平潮终点站到了,只花30多分钟。平潮,我们称之为“三十里”,可能是距离南通城30里而得名。

乘公共汽车,沿着公路线七拐八弯,逢桥过河,道路不堵也得一个多小时,乘地铁缩短了一大半时间。我们出了平潮站口,公路对面是新建的居民小区,旁边还有一大片农田,不远处有公交车衔接。地铁站,距离平潮大桥约3里,预留了未来城镇发展的巨大空间。我们没有搭乘公交车,沿着公路步行,权当“平潮一日游”。我们偶遇到南通书画篆刻研究会平潮分会金惠明会长,他说,这几天平潮街上热闹起来,来了一批又一批夹杂着各种口音的游人,他们都是试乘地铁的乘客,顺带到平潮古镇游玩。我们在路上也遇到一拨拨从平潮镇返回的人群,他们手上都拎着一袋袋平潮特产——油墩子。中午,我们在平潮镇一家“家常

菜饭店”就餐,包厢里客满,我们就坐在大厅里,饭店老板夫妇忙得不亦乐乎。金会长告诉我们,这两天平潮的饭店红火起来了,全沾地铁试乘的光。随行的老表杨兆斌说,地铁的建设开通,有力地拉动了消费,促进了经济繁荣,饭店兴旺起来就是佐证。饭后,同行的李姓朋友要买油墩子,金会长带着大家来到“昌记油墩子店”,这是一家经营了几十年,荣获省级传统小作坊荣誉牌的老店。老板说,最近来了许多南通的顾客,是乘地铁来的,油墩子特别畅销,供不应求,每天营业额翻了3倍。共和国的同龄人老李也买了一袋,他说,油墩子是南通妇女生孩子吃的营养品,用开水加红糖泡,叫作“墩子茶”,产妇的最高待遇。那时老婆生孩子条件艰苦,没得吃,这次买回去让老婆补补。老夫老妻恩爱,地铁试乘,一碗“墩子茶”见真情。

下午,我们从平潮乘地铁返回南通,金会长正好到南通老年大学上课与我们同行。金惠明十几年前就读于老年大学书法班,后来留校任教。他也是第一次试乘地铁,惊叹不已,“太了不起了”。他说,地铁刚建时,城市路口围墙隔挡,交通不畅,挖土机轰鸣,灰尘满天飞,人们怨声载道。现在乘上了地铁才知道,当初的某种环境牺牲,是为了今天交通便捷,值得。他从友谊桥



## 情感驿站

□白本

“多栽绿竹亲君子,每对垂杨忆故人”,初现于书家、诗人林散之的笔下。今秋过半,我于书市邂逅同文书作,上款“道贯同志囑正”,铃白文方印“结翰墨缘”;下款“东海沧陵书”,又铃两枚方印,一小一大,一朱一白:沧陵、味庐。书商不知“沧陵”何许人也,不过权当地方名人字画兜售——两百最低,半分不让。

西风飘飘,白露霏霏,仿佛秋寒刺人入侵,我心底不禁冰凉一阵——此乃故人旧作忆故人。受赠者正是南通籍名医黄道贵(1929—2015),他是如皋人民医院第一位本科毕业的医生,兼任数届如皋市政协副主席。两三年前,我搜集过他的生平事迹,撰有短文,故感熟稔。更为熟稔的是书写者“东海沧陵”——徐尔昌老师(1935—2006)。他任过如皋书协主席,在本地书坛很有名望。

尤为难忘,徐尔昌还是我的老师。约在1995年,我进入如皋中学高中部学习。徐老师临近退休,对于上主课的兴趣荡然无存,于是拒授语文,新开美学课。老师的斗争,学生

的幸运,我们在高中课堂上就可以享受美学。徐老师面目清癯,鼻梁上习惯架个大墨镜,右脸庞还有块黑色胎记。他上起课来,谈吐幽默,声若洪钟,情趣盎然。第一节,他讲汉字之美,从美学说起:羊大为美。向来贪食荤腥的我,对此深信不疑——人类最初的美,仅是齿颊留香。还有精神之美,嗣后我明了汉字可拆可分,喜好文字学。

美学入手,入门美学。徐老师还讲解朱光潜先生的美学理念。朱先生早年负笈欧洲,撰有《西方美学史》。他的美学思想,有着深深的西方理念的烙印。从徐老师讲授美学的个性来看,他骨子里的美学精髓源自中国传统文,故感熟稔。更为熟稔的是书写者“东海沧陵”——徐尔昌老师(1935—2006)。他任过如皋书协主席,在本地书坛很有名望。

尤为难忘,徐尔昌还是我的老师。约在1995年,我进入如皋中学高中部学习。徐老师临近退休,对于上主课的兴趣荡然无存,于是拒授语文,新开美学课。老师的斗争,学生

## 母亲的画儿

□古 剑

诤,却实诚,直到头发白,都不知道,一个谎怎么撒。女儿如水,总要泼出去的。那年,心里头藏着一个想头的祖母对父亲说:这个女人,好着,你不要,不要后悔。“郎骑竹马来,绕床弄青梅”,这两个人,原本两小无猜,最终就让祖母这么一句,“童养媳”了。

这个既是媳妇又是女儿的人,守着祖父祖母,寸步不离。那年秋天,祖父对着镜子问母亲,你说,那镜子里的人是哪个?母亲挽着他,他是你弟弟,你看像不像啊?母亲从屋里端出一张半矮的藤椅,让祖父坐着,太阳照着他们,一对影子,很长很长。

母亲不识字,但她常教我,看书要看“正书”。母亲眼里的“正书”,就是学校里的课本。那些小人书、图画本之类的,统统都是她眼里的旁门左道,属于“歪书”。不过还好,水浒、西游之类,因与那些课本开本一般大小,所以母亲还是默许了。母亲会从书籍的装帧上对它们进行天然地选择,就像她看人一样,不允许我和那些膀大腰粗的细“要子”一起耍。

两色,让他如何去割舍呢?!最后一节课,他干脆写起毛笔字,即可解读汉字美学,又可赠书学生,以示留念。可惜体力不支,他仅写一两张罢手,悄然下课。一位范姓女同学,眼疾手快,夺去一幅斗方《春风桃李》。我倒无憾,他日有缘,还可入存老师手泽。

翰墨结缘——日后,我偶获师手书。遗憾的是,这些都发生在2006年后,他已作古,书作已是遗墨。其中一幅长卷,是他写给如皋散文诗诗人吴克坚的。2018年,克坚老人留下遗言,宅中字画悉数赠我,其中一幅便是徐尔昌手书长卷。《徐尔昌书画选集》成堆出现在废品站的旧书堆里,5元一册。我选购数册,其中一本是他赠给“朱华、如萍贤伉俪”的签名本。他的同窗尉天池先生应邀为画册题字,刻意提及徐老师教授高中语文、美学。可见徐尔昌生前很看重美学课的意义,这何尝不是我们的幸运呢。那副对联“多栽绿竹亲君子,每对垂杨忆故人”,我又购入。不知徐老师和黄先生追忆的故人是谁?不过如今,徐老师已然成为我追忆的故人。

那时,一到农忙,村邻乡亲流行劳作“打会”,今天到东家,明天去西家,七八个人一戳而就,一天之内,将农作物割、收、打、扬,利落干净,主家小备酒菜,酬劳大家;别人的母亲总是带着孩子,在东家里蹭点油水,在西家打个牙祭;可母亲很少捎上我,她说,每个大人都带着孩子的话,主家会不高兴的。有一回,我实在太饿了,偷偷拿了家里的一枚五分硬币,从村口代销店里换了“草鞋底”。母亲得知,罚我跪在灶台后面;这是偷,不罚小,长不了。她还从祖母那里搬来一句话,教我铭记:人处世,懂长短;不识字,要识事。

清人倪瑞璿说,“暗中时滴思亲泪,只恐思儿泪更多”。母亲的身影,总是在田头里穿梭,一年一年,一茬一茬,那片庄稼的清香也一直搁藏在我心里;母亲的身后,余晖残红,她俯身从老井里吊起的锅巴,熏香了我整个童年的味蕾。

这便是我母亲的画儿,和太阳一样的红,暖暖的红。



### 远处温暖一盏灯

□孙同林

日前,在农史馆里,我看到了一盏久违的煤油灯。其实这不是正宗的煤油灯,虽然形状相似,有灯座,有灯头,也有灯罩,却不烧煤油,灯头是一个细小的灯泡,发出的光远比当年棉纱灯芯发出的光明亮。不过,它却勾起了我的怀旧情绪。

我是在煤油灯灯光下长大的。小时候,家里用的是那种自制的简易煤油灯,就是在墨水瓶口上盖一铜钱大小的铁片,铁片的中间灌一芯管,再在芯管里穿上棉纱作灯芯,点亮了用以照明。

煤油灯用的是煤油(后来也曾用过柴油),也称火油,是石油中提炼出的一种无色透明液体,因为这种油当时还靠进口,所以又叫洋油。当时的煤油属紧俏商品,价格贵且不好买。所以,每天晚上要得很晚了才点灯,而且,那灯头也被母亲拔得很小很小,小到仅有一点微弱之光。

晚上,只点一盏灯,一家人就着这盏灯,各人做各人的事。为了照顾到远处,父亲在厨房的立柱上钉一个钉子,将煤油灯挂在高处,高灯远照。尽管有点模糊,但一家人都能看到。离灯最近的自然是我们兄妹,几个人各占一方,借着昏黄的灯光默默地看书、做作业。母亲坐在一旁,一针一线缝补衣服或者纳鞋底。祖父和父亲则坐在较远的地方,收拾着农具,或者剥玉米、编草蓆,干其他家务活……煤油灯陪伴我们一家人度过一个个漫漫的长夜,也伴随我们度过了一个个寒冷的冬夜……煤油灯下的屋子里,显得异常的宁静,母亲纳鞋底扯鞋绳的声音,父亲剥玉米玉米粒掉进箩筐里的声音,我们在本子上写字刷刷的声音,有谁咳嗽的声音……都能听得十分清晰。

自制的墨水瓶煤油灯点起来火苗红红的,上面冒着黑烟,有风吹来,灯头摇曳,一家人的身影晃动在墙壁上,便有了生气。煤油灯点着时气味刺激呛人,而且,燃烧时产生的浓浓烟雾会把人的鼻孔熏得黑乎乎的。早上起来如果咳嗽,吐出的唾沫也是黑的。煤油灯照明,还要有人不时剪掉灯芯上烧出的火花,不时抽动灯芯,防止灯光变小、变暗。有好多次,我在做作业时,因为离煤油灯太近,前额的头发被烧焦了,母亲闻到了焦味才惊觉。

点煤油灯的夜晚,灯光虽然昏暗,却很开心:一团漆黑里,只有如豆灯光,这灯光就成了一家人的核心。多少个夜晚,我坐在灯下读书,煤油灯光映着书上的文字,也温暖着我的心,指引我一次次走向成功的彼岸。做完作业,大家常常还要做会儿游戏,用手做出种种造型,投影在墙壁上,或是一个狗头,或是一条鱼尾,引来一家人的阵阵欢笑。

姐姐出嫁那年,父亲在给姐姐做嫁妆的时候,顺便买了一盏带罩子的煤油灯,这可成了一件奢侈品。跟墨水瓶煤油灯比起来,罩子灯亮多了,灯头白闪闪的,灯头上的烟从罩子顶上腾出,不再呛人,特别是风对它的影响不是很大,移动时不需要用手捂着灯头,小心翼翼地走。但母亲却一直不舍得用。罩子灯耗油多,而且灯罩容易碎,换一个灯罩要好几角钱呢。

在我上初中的时候,家境依旧困难,可祖父不准我再用墨水瓶油灯,换成罩子灯。祖父说,你们现在作业重了,煤油灯灯头小,伤眼睛。听你们老师说,灯光还会影响学习,灯亮了读书的心情就不一样。用罩子灯我自然高兴,但想着家里的困难,就悄悄将灯头拧得小小的。祖父知道了我的心思,就伸手又把灯头拧大些,祖父要我别太在乎灯火钱,学习要紧,保护好眼睛要紧。那一刻,我的心里暖暖的,像贴着灯火。

又过了几年,村子里通了电。不少人家装上了电灯,我家仍旧用着煤油灯。因为装电灯要一笔初装费,家里舍不得。中学里的作业多了,有时躺在床上我还在想着某道习题。一次临近考试前,睡在床上的我忽然对白天没做出的一道习题有了思路,就起身想点起灯来看看,一不留神将灯罩子碰翻掉在地上。灯罩摔碎的声音惊醒了祖父,祖父连忙起来擦亮火柴,看到灯罩碎了一地,他啧啧惋惜,但嘴里却说没事没事。我默默地蹲在地上捡拾灯罩的碎片,不想又让碎玻璃片扎破了手指。那一刻,我看到祖父油灯下闪着自责的目光。

第二天,祖父就把家里的一头不太肥壮的猪卖给了,请人接通了电灯。祖父说,日子虽然紧点,但有了电灯,你们晚上就可以安心在电灯下读书做作业了……

坐在明亮灯光下的我,还时常想起点煤油灯的日子,想起一家人就着一盏煤油灯的夜晚。煤油灯光虽然昏暗,却很柔和,也很温馨,让人心间弥漫着简单的幸福。如今,尽管煤油灯离我们越来越远,但它却一直亮在我心里,温暖着我的人生。

### 又见蚬子

□严阳

早晨在农贸市场买菜,惊讶地发现有人在卖蚬子,并且体量挺大,约莫两三只就可以达一两。

蚬子是一种水生贝类生物,50年前,在我家乡的河道、水塘几乎到处可以看到。炎炎夏日,人们到水里游泳消暑,顺便摸些蚬子,往往不费吹灰之力,就能一摸一大盆,所以,蚬子的价格是相当便宜的。另一方面,蚬子的味道十分鲜美,夏日里冬瓜蚬子烧汤、韭菜爆炒蚬子,都是常见的美味。只可惜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直到前些年,蚬子逐渐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。最为重要的原因是环境污染,而蚬子是一种对于水质高度敏感的生物,在这样的环境里,它可受不了。

能够再次看到蚬子出现在农贸市场,出现在普通家庭的餐桌上,是件让人开心的事儿。不仅因为我们又与这位老朋友见面了,而且因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高度重视环境治理,保护水体已经取得一定成效:蚬子能够生存的水体,其水质一定还不错;而当河道、水塘的水质较高的时候,足以表明我们的生存环境得到了改善,健康水平可以因此而得到提高。

不能不说是,早些年,因为环境污染,我们已经受到了一定的惩罚。举例说,我40多年前插队的那个生产队,这些年中,因为各种癌症而过早去世的近两位数,可谓触目惊心——发展生产的目,而不仅仅在于获得丰富的物质,更重要的是高质量的生活,而高质量的生活,最终指向的是健康与长寿。

严格各种措施,加强环境保护,无疑是今天我们能够又见蚬子的重要原因。但是,环境治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,所以,眼下阶段性的成果还没得到可以放松的时候。过去我们可以在河道、水塘中淘米洗菜,但是现在,你敢吗?

所以,又见蚬子,应该成为我们今后继续抓紧、抓好环保,进一步提升人居环境的动力,而不是休止符。

